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大西迁

DA XI QIAN

徐广顺 李轻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DA XI QIAN

大西迁

徐广顺 李轻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徐广顺, 李轻松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西迁/徐广顺, 李轻松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3-2537-3

I. 大… II. ①徐…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80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丹东日报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36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4.7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臧永清 唐慧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 1 章

天昏地暗，狂风呼啸，暴雪横飞，雄壮的大兴安岭剧烈地震颤着。山风裹挟着大雪漫天席卷，连树林都发出呜呜的吼叫声，与那偶尔一两声的虎啸狼嚎夹杂在一起，更显得阴森可怖。在林海的深处，不时地传来大树被风折断的声音，仿佛要把这个世界彻底摧毁。寒月无影，黑云无边。但那高傲的山岭却始终高昂着头，任凭那风雪的侵袭而岿然不动。

一只山鹰在高空中盘旋。

在林海的边缘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雪丘——那是一座被大雪覆盖了坟包的坟包，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墓碑上写着：大清佐领巴赫之墓。墓前跪着一个身穿兽皮外衣、头扎素带的彪悍男人。他的身上落着厚厚的一层白雪，眉毛胡子上挂满了白霜，下颌处垂挂着几缕冰凌。他细长的眼睛一眨不眨，却是放射着坚毅果敢与不屈的光芒。他手里拄着一把长剑，那剑深深地刺进了雪里。他握剑的手宽厚有力，攥紧的仿佛全是仇恨。他似乎被冻僵了，像一座雪雕一样，与那座坟墓一起静默着。

远处有一只野狼似乎闻见了人的气味，它远远地窥视着，并迎着寒风发出一声长嚎，那嚎叫声被林海折射出去，在空旷的雪野上更显得刺耳。紧接着，一声烈马的嘶鸣也随之而起，在林海上空盘旋，经久不散。

这四匹马被拴在一棵被风吹折的松树上，它离那座坟包不远。

那匹马油黑发亮，皮毛像一匹黑缎，细腻而高贵。它的两只前蹄不安地刨着脚下那铁板般的冻土，嘴里冒着如雾的热气，拼命地挣脱着缰绳，急得围着树木团团转。

烈马的嘶声似乎叫醒了男人，他还活着，他的眼睛眨动了一下。他在这儿已经跪了很久了，他的四周没有一个脚印，至少他在风雪之前就跪在这里了。此刻，他的胸中燃烧着炽烈的火焰，那火焰在他身体里的每一条血管中奔突，那是一股复仇的怒火，现在它足可以把一座冰山融化！他就是锡伯族扎斯胡里氏的最后一个传人布占。

布占从小就生活在林海雪原之中，所以他惟一的亲人阿玛巴赫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在锡伯语里“布占”就是“树林”的意思，意为锡伯人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的命运。布占生性刚烈，能骑善射，还跟着一位著名的师父练得一身好功夫，所以他还得了一个绰号：野狼。虽然这个绰号有些高雅，但锡伯人崇拜野狼的性格，在森林百兽里，野狼的斗志最旺，生命力最强，这很像他。他非常喜欢这个绰号。

而坟墓里埋葬的人便是他惟一的亲人，他的父亲——巴赫佐领。

巴赫佐领把他强悍骁勇的本性遗传给他的儿子，父子俩如狼似虎，声名远扬。但是英勇的巴赫佐领明箭易躲，暗箭难防，在这次例行的验炮中，被爆炸在炮膛中的炸弹炸得脑浆迸裂，首身分离。虽然还未正式任命，但已传出风声，巴赫统领锡伯兵西迁大局已定。在出师之前，他的遇害肯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布占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当血肉模糊的巴赫被清兵抬下炮台，他呼喊着奔上前去时，那仇恨的火焰已经在他强壮的体内燃烧起来，他发誓，他一定要查出真相，手刃那个暗中设计杀害父亲的凶手。

他在内心里无数遍地重复着这句誓言，他相信父亲是听见了

的。连天空中那只苍鹰也是听见了的，它在他的头顶上鸣叫着盘旋。还有蹲在不远处山冈上的那只野狼，它红着眼睛盯着布占却不敢靠近他。这时，他忽然跃身而起，对着坟墓长啸一声，手里的长剑寒光闪过，像一道闪电一样，劈断了他身边的一棵大树。那大树被拦腰斩断，呼啸着倒下，树枝上的雪纷纷散落。那只山鹰被惊得大叫一声冲上云端，那只野狼也被吓得夹尾巴跑了。

布占收剑入鞘，奔向黑马，解开绳索，飞身上马。那匹乌金马不需鞭打，像团黑色旋风冲下山梁，朝着嘎仙洞飞奔而去……

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属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这一带林海苍茫，峰峦起伏，古木遮天，是锡伯族祖先长期居住的地方。

嘎仙洞里，住着布占的师父阿丹珠，师徒二人选择这里做他们习武练功之所，是因为这个山洞可采百川之仙气，可得清泉之灵气，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布占从小就跟着师父学习祖传的锡伯剑法，师父是看到布占有着鹰一般犀利的眼神，有着野狼一般敏锐的感觉，当然还有着锡伯人那种胆量和意志，才收下了这惟一的徒弟。师父当年曾与萨布素将军一同攻克雅克萨城，立下卓著的战功。

现在，布占已经跪别了父亲，又来到嘎仙洞与师父告别。他再也不能隐于山林之中了，一个锡伯男人，如果有仇不报，就不算真正的锡伯好汉。他执意要下山查个水落石出，找到真凶，替父报仇。

布占“扑通”一声跪在一座石台前，低声说：“师父，我回来了！”

师父微闭着双眼，坐在通明的烛光前，鹤发童颜，长发垂胸，清静高洁。但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的心感到微微地颤抖，使他不慎陷入到沉思之中……

清朝初年，沙俄不断地骚扰中国北方领土，烧杀抢掠，奸淫肆虐，无恶不作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清廷对此忧心如焚，派副都统郎谈率包括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内的侍卫侦察敌情，了解情况，后又命萨布素接任巴海将军。巴海将军亲眼目睹了沙俄的强盗行径，不断地向朝廷疏奏。清廷采取先礼后兵之策，曾请荷兰公使向“罗刹”^①转达咨文。可是清廷的有理有节反被罗刹认为是软弱可欺，更加变本加厉。康熙便命萨布素和郎谈率兵攻之。黑龙江民众对罗刹早已恨之入骨，对清兵攻打雅克萨城欢欣鼓舞，就连被流放到宁古塔的诗人大诗人吴兆骞，都带着家人上山伐木，供应造船之用。雅克萨之战终于打响了！

师父就是萨布素将军旗下的一员猛将，他永远也忘不了是他举着大清的杏黄旗冲上城头，挥刀砍倒罗刹的军旗，并把大清的龙旗插上城头。接着便是漫天的龙旗席卷着残云，如潮的呐喊声震撼着大地，在弥漫的硝烟中，大清将士在欢呼胜利。

黄昏静静地降临了，呐喊声和欢呼声平息了下来，城里的火光正在黯淡下去，月亮悄悄爬上来，只有黑龙江水在哗哗地流淌。月光之下，雅克萨城到处是残垣断壁，被一场刚刚厮杀过后的平静笼罩着。残破的城垛上挂着血肉模糊的尸体，有首身离异的，有肢残臂断的，有烧焦的，有中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一股一股的血水汨汨地流进黑龙江。

这是一六八六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五年，雅克萨城之战以攻克雅克萨城、击毙沙俄将领托尔布结束。它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沙俄政府被迫与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饱受沙俄侵扰，在我国东线出现的多年战乱局面开始平息下来……

师父后来因为朝内有人陷害他，使他心灰意冷，放弃官位，隐居山林，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修真功夫。由于师父心无杂

① 罗刹：清康熙称沙俄为罗刹，带有贬意，后为民众所用。

念，专心练功，再加上得益于这山林之滋润，武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自然他的徒弟布占也练得武功盖世，恐怕天下无人能敌。但是布占阿玛巴赫之死彻底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布占看师父没有什么反应，再次说：“阿玛……他死得不明不白……其中肯定有冤情！”

师父睁开双眼，如炬的目光盯住布占，似乎在问询他想怎么办。布占斩钉截铁地说：“找到凶手，我要用他的血来祭阿玛的亡灵！”

师父良久才不紧不慢地说：“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一生！”

师父的话让布占一惊，他抬起头来，看着师父那冷峻的面孔，有些不解。师父说：“你还年轻，以后的道路还长，除了报仇，你还有许多大事要做！”

布占激动地说：“不，师父，如果此仇不报，那岂不是枉为巴赫之子？”

师父低吼道：“放肆！”

布占立即俯下身，不敢再抬头。师父沉默良久，才叹道：“布占，你跟我学艺已满十八年，我教你先人的剑法不是为了让你报私仇的，而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代我为国尽力。因为私怨，我几乎毁了自己一生，一事无成，现在我不想让你也重蹈覆辙！一个锡伯男儿要有鸿鹄之志，如果仅为一点个人私仇就丧失理智，那么等你真的如愿如偿，你的心也就死了。”

布占还想争辩：“师父，那我阿玛的仇……”

师父悠然说道：“我们锡伯人历来相信万物有灵，我们的天神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凶犯的，惩罚凶手不该由我们来完成。布占，你听着，巴赫遇害会延误圣上的西迁大计，按锡伯营^①规矩，

① 锡伯营：一为锡伯兵及家眷的驻地，二为锡伯人的组织建制，内含兵与民。

你作为巴赫惟一的亲人，你有权继承他佐领的官位，还有……我这把达摩剑归你了。”说罢，老人从座下拿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交给布占。

布占诚惶诚恐地接过来：“师父，你的意思是……”

师父又回身把一副银甲和头盔拿过来，交给他说：“这是你阿玛留下的，现在也归你了。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惟一的一件错事就是不该躲进这嘎仙洞，因为我的‘明哲保身’，使众多的忠良为奸人所害，想起来惭愧啊！我应该像萨布素将军那样，为我们大清国多做一些事情。可如今什么都晚了，我……老了。而你，布占，不要为个人得失而放弃宏图大志，现在，皇上就要下令西迁，难道你不觉得应该为国出力吗？”

布占还想争辩，师父摆了下手说：“西迁乃安国大计，想当年，雅克萨之战决定了东线的平稳，可是沙俄政府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把目光慢慢地移向了西线。那里，更是地广人稀，防务空虚，他们乘虚而入，并挑唆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一时，又是烽烟四起，兵荒马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四年（1759），大清又先后平定了这些叛乱，但由于兵力空虚并未使和平与安定真正到来啊……”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巴赫虽死，西迁却不会因此而撤消，盛京将军舍图肯必另行择人荷此重任。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去吧，下山去盛京吧，也算是替我做些补偿。”

布占有些不舍地说：“师父，可是您……”

师父摆摆手说道：“是山鹰总要翱翔于蓝天，是好马总要驰骋大地，好男儿要胸怀大志，不要被个人的恩仇绊住手脚，不要像我一样，一事无成啊！”

布占手擎那把达摩剑站起来，此刻他已完全懂了师父的宏愿，希望他能建功立业，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他神情肃穆地说：“师父，请再受徒儿一拜！”他跪下双膝，行锡伯大礼。

这时，一个黑影移到洞口处，跪在地上的布占知道是他那匹心爱的“黑珍珠”把大脑袋伸了进来。他瞥见它直立着耳朵，惊奇地睁着大眼睛。他朝“黑珍珠”使了个眼色，它很懂事地放下直立着的耳朵，在洞内扫视了一圈，然后用蹄子不停地刨着坚硬的岩石。其实它是等得不耐烦了，它希望主人能尽快走出山洞，带着它一起飞奔。布占站起身，退着往外走去。

师父突然叫他：“等等！”

布占停下来望着师父。

师父说：“我再送你一样东西。”

师父在布占临走之前叫住他，让他脱了衣服，师父在他的胸前纹上了一只山鹰。师父的胸前也有一只这样的鹰，说算是他送给徒弟的护身符吧！师父纹得十分仔细，一针一针都充满着深情厚意。那鹰的眼睛尤其传神，深邃凶悍；那双翅更是活灵活现，舒展欲飞；那些羽毛栩栩如生，熠熠生辉。当时布占还不太明白师父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胸前纹上这只神鹰，更不知道日后这只神鹰会救下他的性命，并使他威加四海。

山鹰纹好，布占穿好衣服，再次与师父道别：“师父保重！”

师父微闭着双眼，没有理睬布占。此刻，他的脸是那么坚毅冷峻，他的神情充满着一种决绝的光芒。布占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山洞，回望过去，他的心似乎很沉重，好像在师父那种眼神里读懂了什么，又很模糊。等到他解过缰绳，翻身上马，刚要催马下山时，忽听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顿时天翻地覆，山石飞滚。那座嘎仙洞石破山塌，乱石将洞口死死封住。布占急忙下马，一边呼喊着一边跑向洞口，声嘶力竭地叫道：“师父——”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师父为了断绝他对自己的牵念，断绝他再重回山洞的后路，也为了把他彻底地赶下山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便用过人的掌力自封洞口，将自己与布占的过去深深埋在嘎仙洞里。布占悲痛欲绝地看着那些乱石，此时才深切

地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他抬起头看着天空中那只盘旋的山鹰，此刻他感到他的胸怀也像天空那样辽阔，可以让山鹰尽情飞翔。他上了马，策马飞奔而去，背后传来野狼凄厉的嚎叫声。他的“黑珍珠”似乎与他达成了一种默契，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万里的长空，无垠的雪野，“黑珍珠”将载着他在广阔的天地间驰骋，而那只山鹰却紧跟不舍……

布占一口气跑出了几十里路，直到“黑珍珠”出了汗，才让它稍稍慢了些，还觉得心口里憋着一口恶气，令他怎么都不舒服。他记住了师父临终前的一番嘱托，但是他的父仇不报，他死也不甘。一想起阿玛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场面，他就心如刀绞，如果连杀父之仇他都不能了结，还谈什么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想到这儿，他调转马头，一路南下……

一个黑影敏捷地窜到了一座深宅大院前，几名守卫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人塞住了嘴巴，反绑了双手，一起绑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奋力地挣脱着呼喊，可是绳子在他们的手上纹丝不动，声音就更发不出来了。然后他们无能为力地看着那个黑影一飘就进了苏色的卧房。

苏色曾与巴赫一起作战，交情不薄。但是巴赫的死着实让他心惊肉跳。许多天来，他一直都没有睡好一个安稳觉，一闭上眼睛，就是那巨大的爆炸声，那血肉模糊的场面，还有巴赫的一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使他这个副都统没有一刻能安宁下来。现在，他慵懒地躺在被子里，好不容易才进入蒙眬状态，忽然发现有一个阴影贴在墙壁上，他吓得赶紧睁开眼睛，不知道是梦还是醒。他战战兢兢地问：“你……是谁？”

那个黑影晃动着，直奔到他面前，吓得他连连后缩，结结巴巴地再次问道：“你……不是巴赫？”

这个黑影渐渐地清晰起来，他就是布占。他凭着他的一身功

夫，身轻如燕地翻越高墙，不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了苏色的床前。他冷酷地盯着苏色道：“巴赫死了，可我要知道是谁杀了他！”

苏色连忙说：“他他……是被炮火炸死的！”

布占厉声问道：“那你怎么未被炸死？”

苏色说：“我……没去验炮。”

布占问：“你为什么不去验炮？据我所知，作为大清炮队的副都统每次验炮总要亲自到场，为什么这次你独独没去？”

苏色望着面露杀机的布占不安地说：“我……那天病了……”

布占一伸手，像抓小鸡一样把苏色从床上揪下来，揪住他的头发逼问道：“病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苏色急忙解释说：“这条好汉，我真的拉……拉肚子，不过……”

布占眼睛一瞪：“说！”

苏色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不过……后来我发现，是有人往我的酒壶里放了泻药。”

布占说：“然后你就让巴赫替你验炮？因为你可能也听说了，他是西迁锡伯营协领的第一人选，让那发炮弹在炮膛里爆炸？”

苏色此时浑身已经哆嗦成一团，他知道致命的时刻到来了，可他又不能说出事实真相，否则他将性命难保。好半天他才说：“这……这我也说不清。”

布占“当”的一拳对准苏色的脸就打了过去，只听苏色“哎哟”一声，他的牙床被打碎，一口血喷出来。布占说：“现在你能说清了吧！”苏色捂着嘴口齿不清地说：“你这混蛋，我说过，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布占没有说话，照着他的脸又是一拳，竟把苏色的左眼打冒，鲜血从苏色的眼眶里流出来。苏色疼得浑身颤抖起来，哇哇大叫。

此刻，那些被捆绑着的守卫从苏色房里传来的哀嚎声中，可以判断出来者不善，便暗暗地庆幸他们还算走运，那个大汉要是想杀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面面相觑，已经不再挣扎，只好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痛苦的哀叫仍在继续着，布占那有力的拳头似乎有千钧之力，仿佛要把苏色砸个稀烂。对于巴赫的死，确实有人做了手脚。这次那些炮在运到炮台之前曾受过损伤，塘报^①再三强调，那几门受损的火炮在修复之前不得实弹查验。可是，那塘报不知被谁扣下了。而验炮肯定是个陷阱，让炮在毫不知情的巴赫查验时爆炸，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炸死，对外谎称是个意外事故，巴赫的死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当苏色终于趴在地上，把这一切说出来时，布占更加怒火中烧。他大叫道：“是谁扣下了塘报？”

苏色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敢说……他们会杀了我的！”

布占噤地一声抽出长剑，那道寒光一闪便抵住了苏色的脖子，他吼道：“你不说，我会让你死得更惨，告诉我，他是谁？”

苏色望着布占那双恐怖的眼睛，语无伦次地说：“我……我没见过他们，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真的，这些人不会轻易与人见面的，除非他们确信不会被人出卖。有些事情……可能德布林会说清楚，他毕竟是巴赫的结义兄弟，而且那天他也在炮台上……”

“德布林？杨吉尔·德布林？”布占惊讶地重复道。

“是的，就是他。不过他已调防盛京……”这时，苏色忽然感到暗处有双眼睛在窥视着自己。他一惊，打住话头，感到那是双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是一双暗含杀机的眼睛，再不敢说下去

^① 塘报：清时各地送到朝廷的报告。

了。当布占逼着他说时，他感到那恐惧正从他的骨缝里升起，瞬间就传遍他的全身。他已经很清楚他的结局了，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你杀了我吧……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自从巴赫出事以来，这双眼睛就一直在盯着他，几乎使他喘不上气来。现在，那双眼睛就像另一把利剑一样，如果说布占的剑正搁在他的脖子上，那么这把剑已经刺进了他的心脏，他已感到那种寒气与腥气。他直直地瞪着眼睛，任凭布占怎么折磨他，他就是一言不发，呆傻了一般。布占见再也无法撬开他的嘴，便悄然离开了苏色的寝房。他像一阵风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这时的苏色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虽然刚刚躲过一劫，但是肯定躲不过即将来临的劫难，而且要来的这个杀手将更冷酷更无情，他只有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了。他知道杀手就在他的身边，他已感到那利剑正在向他逼来。这时，门被吱扭一声推响，杀手旁若无人地走到苏色面前站住。苏色还是本能地睁开眼睛望着来人，他禁不住浑身战栗。那人手起刀落，血光喷溅，一瞬间苟且偷安的副都统苏色已死在血泊里。那个杀手从容地看看自己的刀刃，似乎很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苏色的寝房。

院子里绑在大树下的几个守卫亲眼看着那个大汉风般飘走，还在暗暗庆幸，却想不到又一个黑影走出来，还没等他们弄清怎么回事儿，便被那个黑影几刀结果了性命。那人的动作干净、利落，又从容不迫，一看便是干这一行的高手。

此后，这种被什么紧紧跟随的感觉又来到布占的心中。为了弄清阿玛的死因，他决心一定要追查到底。他便一路快马赶往盛京，他要见到巴赫的至交德布林。而那只山鹰跟着他穿过茫茫林海，不离左右。

茫茫的大兴安岭绵延不绝，深深的林海闪耀着光芒。现在，

布占要离开这里，去那千里之外的盛京。他的心被复仇的火焰燃烧着，虽然师父的话不时地浇灭一些火焰，马上就会有新的怒火在升腾。他不时地回望那生他养他的故地，回想着师父对他的教导，他想等他报完了仇，他就会一门心思扑在男儿大业上，他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让师父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这时，布占头顶的山鹰忽然凄厉地叫了一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那山鹰的叫声似乎有些奇怪，仿佛向他发出什么不祥的警告。他勒住马，在一回头的瞬间，觉得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但他仔细看看，却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种感觉已经跟随了他一路，现在却是越来越清晰。他心里明白，巴赫的死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任何一个追查这个阴谋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但是他布占是有名的“野狼”，他还没有害怕过什么。他生性刚烈，光明磊落，他最恨那种龌龊的勾当。现在又有人在暗处要算计他，可他又怎么能轻易被算计？他放缓马步，手握着长剑，突然对着千里林海狂笑起来。他的笑声惊飞起林中的一群乌鸦，它们拍着翅膀，扑拉拉地飞向空中，把树枝间的积雪纷纷抖落。紧接着，那群山似乎在回应他，不绝于耳的狂傲笑声震荡着山谷……

第2章

这是盛京郊外的一个林海猎场，夏日时这里林深树密，鸟雀成群，野兽出没。冬天时，这里千里冰封，大雪飘飞，整个猎场被冻得嘎叭叭山响。所以下过雪后的野兽常常因为食物匮乏而更容易被捕猎，也成为锡伯兵围猎竞技、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如果听到哪里狗吠人喧，雪雾飞扬，那一定是锡伯兵在上演他们的拿手好戏——围猎，以此来囤积过冬的食物。

今年冬天似乎来得早，也来得更冷。强硬的白毛风吹得林海发出吓人的低吼，一场大雪过后，雪壳子没腰深，百兽也没了踪迹。另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就是圣上已经下旨，调锡伯兵西迁新疆，因为巴赫的突然遇难，盛京将军已任命阿穆呼郎和噶尔赛担任锡伯营协领。

阿穆呼郎率锡伯兵和一些家眷来到这个大围猎场，他们要在出发之前准备足够的猎物。在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他们很快支起了帐篷，生起了火。那火苗在冰天雪地里毕毕剥剥地燃烧着，连空气都被烧得噼噼啪啪地响。参加狩猎的都是被编入西迁队伍中的锡伯人，他们都是最好的猎手，身强体壮，武艺高强。而女人们有的也加入到围猎的队伍中去，有的则在不远处观看这壮观的场面。孩子们只能留在营地等着大人們的归来。每年的围猎是锡伯人的一件大事，都会引来无数的青年男女来观猎。姑娘们会在围猎中寻找自己的心上人，那个最强悍最英勇猎物最多的男

子肯定会受到许多姑娘的青睐。不会围猎的人，在族内是毫无地位的，甚至不如一条狗。

这时从帐篷里走出一位锡伯族老人，他身材魁梧，长须垂胸，脸上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就是德高望重的锡伯人的莫昆达（族长）阿甫开。在锡伯语里“阿甫开”即是天的意思，可见这位族长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现在，他抚摸着长须，环视着山林，看见数百匹战马踏着积雪向猎场丛林飞奔而来，那马蹄声声敲得山林震颤，扬起的雪雾满天弥漫。他们都穿着锡伯人大都穿着的羊皮背心猎装，连跑在前面的协领阿穆呼郎和紧跟其后的协领噶尔赛和佐领霍巴图也戴着头盔。骏马阵中，传来性格豪放的锡伯人兴奋的高叫声，接着是那首锡伯人家喻户晓的古老猎歌：

雪飘如蝶飞，
驰骋共撒围；
踏遍千万山，
猎夫凯歌归。

阿穆呼郎和噶尔赛突然勒住马缰，那两匹跑得正欢的马突然停下，前蹄腾空而起，嗷嗷嘶鸣。他们二人飞身下马，对阿甫开深深施礼。阿甫开开心地说：“看来这次我们会满载而归啊！”

这时，一匹快马从远处飞奔而来，马上坐着一位姑娘，眨眼之间来到他们面前。姑娘勒住缰绳，骏马扬蹄嘶叫，还没等座下的骏马站稳，姑娘便已跳下马背。她把缰绳往后一甩，跑到他们面前，气喘吁吁地向他们打招呼道：“玛法^①……阿玛^②……”

老人微笑着望着姑娘，等着她把话说下去。而阿穆呼郎爱昵

① 玛法：锡伯语“爷爷”的意思。

② 阿玛：锡伯语“爸爸”的意思。